

楚辭新注

關中叢書

楚辭新注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自序

余幼好楚辭多不解稍長讀諸家所註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則回風雨雪身置湘沅夫吾家自漢遷關中至今已忘乎爲楚人矣甲戌春由梁晉燕趙登泰山觀滄海謁夫子廟庭得覩車服禮器竊歎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旣遊吳越訪古金陵俯仰延佇而不能去遙望荆郢鬱蔥之氣湧耀夕陽亂流間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國耶將揚帆破浪問江界之遺風與所謂兩東門者不果而美人芳草益渺渺興懷乃集楚辭新注始戊午正月三月而畢略諸所共解者而詳予向所愈不解者欲令

吾黨同解焉然恐終未當於三閭意中之言言外之意亦
僅斯章句而已嗚呼四十五年之奔走蓋亦出於跋涉艱
辛窮愁迫阨之餘者也書成姑記歲月云

蒲城屈復題于燕山客舍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

後

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睿聖明喆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

定經術刪詩書

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

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

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

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

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

八字一作咸以明世

而屈原

履忠被譖憂悲愁思

一云憂愁思憤

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

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

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

傳或作傳教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

一作仰

舒肆妙慮

一作據舒

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

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

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

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一作篇

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

一作扶

義多乖異事不要括

一作撮

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

舊章合之經傳

入字一云稽之經傳

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

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扶

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

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

忠一作德

榮顯而

名著

著作稱一

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

詳與佯同詐也

顛則不

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

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倜傥

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

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

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

謂之露才揚己

一作班賈

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

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

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

一作志

不食周粟遂

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

一作恨怨

且詩人怨主

刺諫

一作上

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

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

爲一有字

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

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

多一作

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

丘一有字終

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

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世
作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
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
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

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
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
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
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
非法度之政

同

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

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
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
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

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
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常折衷其說而論之曰
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
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
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
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
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
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
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
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
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
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
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
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
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
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
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
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

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